

天平

十三世纪宋蒙(元)和战实录

顾宏义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天平

——十三世纪宋蒙(元)和战实录

顾宏义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3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平:十三世纪宋蒙(元)和战实录 / 顾宏义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1

ISBN 7-80678-610-4

I. 天... II. 顾...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辽
宋金元时代 IV. K2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9447 号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书籍设计 杨捷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丁多

天 平

——十三世纪宋蒙(元)和战实录

顾宏义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40×965 1/16 印张 26 字数 326,000

2007 年 1 月第一版 200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 000 册

ISBN 7-80678-610-4/K·107

定价:35.00 元

数字
资源
PDG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灭金结同盟(1211—1234)	8
一 宋蒙初通(1211—1214)	8
二 失地拓地(1214—1224)	25
三 “天骄”成算(1217—1227)	44
四 借道攻汴(1228—1232)	60
五 联兵灭金(1232—1234)	80
第二章 烽火连蜀淮(1234—1251)	102
一 端平入洛(1234)	102
二 三路南征(1235—1236)	117
三 以和佐战(1237—1241)	130
四 经营边城(1241—1251)	140
第三章 折戟钓鱼城(1251—1259)	160
一 汉地之治(1251—1257)	160
二 “斡腹”奇计(1252—1256)	175
三 大汗殒命(1257—1259)	190

四 鄂州会战(1259)	208
第四章 和战两纷纷(1259—1267)	228
一 兄弟阅墙(1259—1264)	228
二 戢兵待时(1260—1266)	240
三 “师相”专权(1260—1267)	255
第五章 苍黄汉水畔(1267—1273)	269
一 刘整献策(1267—1268)	269
二 建号“大元”(1268—1271)	277
三 孤城陷落(1272—1273)	292
第六章 日落西子湖(1273—1279)	307
一 庙算优劣(1273—1274)	307
二 破竹之势(1274—1275)	324
三 萧瑟江南(1275)	345
四 降幡出城(1275—1276)	361
五 崖山残照(1276—1279)	380
尾 声	406

楔子

今古北邙山下路，黄尘老尽英雄。人生长恨水长东。幽怀谁共语？远目送归鸿。盖世功名将底用？从前错怨天公。浩然一曲酒千钟。男儿行处是，未要论穷通。

——金·元好问《临江仙》

遥远的北方大草原，天苍苍，野茫茫，自古就生活着众多“黑车白帐”、追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族。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每隔若干年，这些马背部族便会有一次奇迹般的崛起，金戈铁马，四出征战，万千铁骑掀起的滚滚沙暴，宛如决堤的洪水，向南漫过大青山、燕山一线崇山峻岭，冲向辽阔富庶的中原大地，每每演成一场“天旋地转”的大动荡、大劫难、大变革。当历史进入到13世纪，一个叫做“蒙古”的部族再次闪亮登场，在短短的数十年间，次第消灭了南宋、金、西夏、西辽、大理、吐蕃等七八个同时并存的政权，终于结束了自唐代后期以来中国长达五个世纪之久的割据战乱，成就了其“天开地成”之大一统的伟业。

早在公元五、六世纪，在蒙古高原东部地势平坦、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上，就聚居着一个与东胡族渊源甚深的室韦部落，其中一支称作“蒙兀室韦”。蒙兀为“蒙古”一词的最早汉文译写，亦作“萌古”、“朦骨”、“萌骨”等，南宋时始称蒙古。“蒙古”这词，在古代蒙古语中为“质朴”、“无力”之意，开始只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名

称,而后才成为一个民族的称谓。12 世纪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草原上各氏族、部落间经常为掠夺人畜和财富而发生战争,强胜弱败,使原有的氏族社会结构趋于崩溃,从而使得分布于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乞颜、塔塔儿、克烈、汪古等众多部落开始融合,形成一个以“蒙古”为名称的新民族共同体。在这连年的部落争战中,乞颜部首领铁木真(亦称帖木真)的势力急速扩张,成为草原上最有实力的部落联盟领袖。

1206 年初春,铁木真在漠北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竖起了九脚白旄纛,召集各部落贵族、首领隆重地举行了忽里勒台。忽里勒台也写作“忽邻勒塔”等,是大聚会的意思,原为部落首领议事会议,铁木真将其改变成一种议决国家政务的大聚会。在此次忽里勒台上,晃豁坛部“帖卜·腾吉里”(萨满教巫师的称号)阔阔出对铁木真声言自己已求得了上天的启示,说:“如今地上各称古儿汗之诸国君均为你所服,其领土均归你治下,因此你亦应有普天之汗、诸王之王的尊号。上天旨意,你的称号应为成吉思汗。”心领神会的铁木真拜受了这一称号,成为“成吉思汗”,建立了“也客·蒙古·兀鲁思”,即大蒙古国。因为蒙古人尚九尚白,所以这九脚白旄纛也便成了大蒙古国的标识。大蒙古国的建立,也标志着一个统一而强大的蒙古民族从此出现于世界政治舞台上,随着其铁骑快刀的冲荡,亚、欧大陆诸国的历史发展随之产生了天旋地陷的巨变。

虽然此前来自蒙古高原上的草原部落不断地骚扰金国边疆,金朝为此多次派遣大军北征,并在北疆修筑界壕以阻塞草原骑兵的南侵,但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的消息,并未引起金廷的特别重视,金国天子似乎认为成吉思汗此举与蒙古草原上其他部族首领称汗立国并无甚不同,只是皮毛之疾,而非心腹之患,故把目光专注于南边,关注着南宋军队于同一年里进行的“开禧北伐”。

自从女真族用武力覆灭辽、北宋王朝，建立金朝，控制着广阔的北方地区，并迫使偏安江南的南宋小朝廷与割据西北的西夏俯首称臣，奉自己为宗主以来，金、宋、西夏这三国间便在互相对峙的同时维系着微妙的平衡。虽然宋、金君臣都存有消灭对方、一统天下的企图，但实际上，主动进攻者都不能如愿，如金海陵王完颜亮冒险大举南下，却兵败采石矶（今安徽当涂长江岸边），激起兵变而身首异处，而南宋随即的反击同样惨败而归，不得已订立了“隆兴和议”，使得宋、金南北之间维持了三十余年的和平相处。不过史称“明祸乱之故，知吏治之得失”的金世宗及其孙金章宗都清醒地认识到宋廷的屈辱求和只是一种无奈之举，故对南宋的北伐中原以报仇雪耻之可能始终保持着深深的警惕。金世宗鉴于金军战斗力下降，无力灭亡南宋的现实，于“隆兴和议”后，在发展生产，稳定政局，加强边备的同时，又注意维护和约，不主动挑衅；并注意协调西与西夏、东与高丽的关系，金国内由此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至金章宗时，“治平日久，宇内小康”，并“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成为金朝统治的极盛时期。但随着女真社会自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深入，金朝新的社会矛盾不断产生，渐趋激烈，并在蒙古部落的不断侵扰下逐渐衰微。金国已陷入困境的消息传至江南，激起了宋人北伐中原以收复失地的雄心。

当时执掌南宋朝政的为权臣韩侂胄。韩侂胄作为后戚（其母为太皇太后之妹，其妻为太皇太后之侄女，而宋宁宗之妻又为其侄女）得到了宋宁宗的宠信，并通过“党禁”将以宰相赵汝愚、道学家朱熹为首的反对者一概诬以“伪学”、“逆党”排斥出朝，从而专擅朝政。韩侂胄由此巩固了自己的权位，历官保宁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加少傅、太师，封平原郡王；此后又被拜为平章军国事，立班宰相之上，三日一赴政事堂议事，三省官印都放在其家中，大权独揽，被尊称为“师王”。因为宋朝制度，外戚不能为宰相，所以韩侂胄便设法将太傅、太师之类虚衔变为实职，执掌朝政，而使宰相仅

为“具官”而已。

韩侂胄也知“禁伪学”之举不得人心，便想通过非常之举以建非常之勋，来强化自己权势。自从“绍兴和议”以来，南宋朝野爱国志士对北伐抗金以收复中原失地的努力从未放弃过，为此，韩侂胄出于笼络士心与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之目的，积极准备对金用兵。1204年（宋嘉泰四年，金泰和四年）初，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新任浙江安抚使，向宋宁宗声称金国不久必乱，要求朝廷对金备战。随之，宋使邓友龙出使金国回来，也向宋宁宗声称曾有金人夜半求见，对他说：“金国困弱，王师若来，势若拉朽。”于是韩侂胄聚集财物，招募士卒，修缮城池器械，并拿出封桩库（宋宫廷内库）黄金万两作为赏功之用。同时他为稳固内部，并鉴于赵汝愚、朱熹等人皆已去世，对自己权位已不再构成威胁，于是“稍示更改，以消中外意”，突然宣布“弛伪学党禁”，以利于即将进行的对金战争。

1206年（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初，韩侂胄在朝野抗金舆论的推动下，积极部署军队，兵分两淮、京西、川陕三路对金国发动全面进攻。五月，宋军分取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新息县（今河南息县）等地的消息传至临安（今浙江杭州），韩侂胄便请宋宁宗下诏伐金，对金正式宣战。史称“开禧北伐”。

金朝对南宋的进攻早有察觉。此前一年，宋军已开始不断侵扰金边界，以为试探；金朝戍边军马也不断上报“韩侂胄屯兵边上，将谋北侵”。但金章宗鉴于北方蒙古人不断入侵骚扰，边患日重，而国内权力纷争也有激化的趋势，实在不想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与两个强敌作战，因此多次否决了将领们提出的反击宋军的要求，决意采取后发制人的战略，在进行相应战备的同时，“以南北和好四十余载，民不知兵，不忍先发”为理由，不断向宋人示好：命枢密院依誓约撤兵，毋入宋境；罢去沿边宣抚司；罢去临洮、德顺、秦巩等州府新置的弓箭手等。金章宗甚至宣示来燕京（今北京）贺正旦的宋使说：

大定初年，世宗皇帝许宋世为侄国，朕遵守遗法，和好至今。岂料尔国屡有盗贼犯我边境，以此遣大臣宣抚河南军民。及得尔国有司公文，称已罢黜边臣，抽去兵卒，朕方以天下为度，不介小嫌，遂罢宣抚司。未几，盗贼甚于前日。比来群臣屡以尔国叛盟为言，朕惟因和好岁久，委曲涵容。恐侄宋皇帝或者还未详知。若依前不息，臣下如若复有请求，朕虽兼爱生灵，事亦岂能终已！卿等归国，当以朕之意详尽言之汝主。

如此客气的话语，宋、金交往已近百年，金人何曾有对宋人说起过半句！由此可见金帝内心确实不愿与宋开战，因此不惜如此委曲求全。但世事轮流转，决意乘金朝国力盛极而衰之机北伐以收复中原的宋人，对此置之不理。五月，当宋宁宗正式下诏北伐的消息传到北方，金章宗才“以宋叛盟出师，告于天地、太庙、社稷”，正式出师应战，命令平章政事仆散揆兼左副元帅，都督诸军分兵九路，对宋军展开全面反击。

但南宋并未为北伐之战作好充分准备，韩侂胄只是想利用金国有北顾之忧而侥幸一逞，南宋军政腐败、将帅乏人之弊相当严重，且多数将领贪生怕死，只知中饱私囊，士兵平时也缺少严格训练，故而宋军的士气与战斗力皆甚低劣。宋、金交战之初，奉命进攻蔡州（今河南汝南）的宋军即被击溃，随即宋军进攻屡屡失利的消息不断传到“行在”临安。仆散揆指挥金军兵分两路渡过淮河南下，兵锋直达长江北岸，宋军闻风而逃，宋廷大震。此时又传来南宋西路军主帅吴玠降金，被金廷册封为蜀王的消息，更使韩侂胄一筹莫展。虽然吴玠很快就被反对降金的宋朝将士所诛，但韩侂胄的“开禧北伐”显然已无法再继续下去了，不得不派人与金议和。不料金人提出的和议条件却是：称臣、割地与献“首祸之臣（指韩侂胄）”。惊怒交集的韩侂胄只得再整点军马以图侥幸一胜，增加与金约和的筹码。但形势的发展，已不再给韩侂胄这样的机会了。

韩侂胄独揽大权多年，树立了许多政敌，而对金作战遭挫，使

反对者找到了攻击韩侂胄的最好口实。吏部侍郎史弥远等人联合杨皇后，伺机刺杀了韩侂胄，并将这“元谋奸人”的首级交给金廷，以“赎”回被金人新占领的南宋陕西、淮南之地。对于将韩侂胄之首级送至淮上金人之事，南宋廷议，仅一位大臣站出来表示如此所为将有伤国体，但吏部尚书楼钥的表态说出了大多数官员的心声：“和议重事，待此而决，奸宄已毙之首，又何足惜！”金人索取“元谋奸人”首级之初衷，不过是一种离间宋人君臣关系之手段，不料宋人竟会照办，不禁对宋廷当政大臣的懦怯之态大为鄙视。1208年（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三月，南宋在金兵劲兵硬弓的威胁下，为能苟安目下，再与金朝正式签订了又一屈辱的和约，即“嘉定和议”。其主要内容为：金、宋“世为伯侄之国”；增岁币至银绢各三十万两，另给犒军银三百万两；疆界维持绍兴年间之状况。事后史弥远拜知枢密院事，不久升拜宰相，执掌朝政，开始了其长达二十六年之久的专权统治。

“嘉定和议”是宋、金双方力量达到均衡状态下的产物，当时金人“力已困”，而且中原百姓为响应宋军北伐，纷纷起兵反金，如《金史》所云：开禧北伐之举虽归于失败，但中原“内外骚动，民聚为盗”，尤以山东、淮河一带为甚，经年未息，极大地动摇了金廷在中原的统治基础，而吴曦降金称王没几天就被其部将所杀，更使金章宗感到沮丧，迫使金廷君臣同意与宋议和，国力、军力同步下降的南、北政权由此依然维系着南北相持局面。但金朝君臣都深知南宋军民并不甘心于屈辱求和，故对宋人能否遵守此“和议”并无把握，而来自北方的危险更使其惴惴不安。据《金史·王维翰传》载：当“嘉定和议”刚订立不久，金章宗便以“宋人请和复能背盟否”咨询臣下，右司郎中王维翰回答：“宋主急于政事，南兵佻弱，两淮兵后千里萧条，其大臣有鉴于韩侂胄之事，无复敢执其议者，不足为忧也。唯北方当烦劳圣虑耳。”金章宗对此深有同感，但又十分无

奈,因为日趋衰弱的金朝面对新兴的、咄咄逼人的蒙古铁骑,就如当年北宋人面对同样新兴的、咄咄逼人的女真人一样束手无策,分崩离析,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确实,大蒙古国的勃兴,猛然间打破了宋、金之间的力量平衡,在中原大地上出演了一场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纵横捭阖、尸山血河、兴亡相继的悲喜剧。金人已经感受到了这日薄西山的无奈与凄凉,宋人又怎样呢?宋廷此时正做着联合蒙古人以夹击金朝,借助势不可挡的蒙古铁骑以覆灭金朝、收复中原失地的美梦,就如其祖宗宋徽宗当年与金人订立“海上之盟”以夹击辽朝、收复燕云十六州一样……

注释:

【成吉思汗】“成吉思”的意思,说法不一。波斯人拉施特汗《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云:“‘成’是强大、坚强的意思,‘成吉思’是这个词的复数,它与哈刺契丹的伟大君主所戴的古儿汗(称号)是一个(意思),都是强盛伟大的君主之意。”不过与成吉思汗同时的、曾出使蒙古的南宋人赵珙则认为:“成吉思者,乃译语‘天赐’二字也。”此当是因成吉思汗所发的奉使银牌上刻有“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字样而致误。也有人认为其是“伟大”之意,或谓成吉思汗在即位前听见有五色鸟鸣叫“青吉斯”而作为帝号。但近人多认为是由突厥语 Tengiz(海洋)一词转化而来。



第一章 灭金结同盟(1211—1234)

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

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

华表鹤来应有语，铜鞮人去亦何心？

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

——金·元好问《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一 宋蒙初通(1211—1214)

宋廷的“开禧北伐”，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虽在同年，又同以侵金为目的，但这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而已，宋人直至成吉思汗第一次大举攻金时才对蒙古的武力有了初步的认识，直到八年后双方才有了第一次并不成功的接触。

南北悬隔的南宋、蒙古与金朝都有着很深的仇恨。在金朝君臣心目中，除南宋外，以北边蒙古最为劲敌。金世宗时，北方游牧民族的势力崛起，开始侵扰金朝边疆。据《蒙鞞备录》载，当时在金国都城中都（今北京）附近民间流行着一首谶谣：“鞞鞞来，鞞鞞去，赶得官家没去处。”鞞鞞部落曾在辽道宗时（1055—1101）结成联盟，但遭到辽军镇压，部落联盟长被杀，联盟解体。不过金人仍习以鞞鞞之名称呼活动于蒙古草原上的各部落。当金世宗听到这首

讖谣后，惊呼道：“此必是鞑靼人为我国患。”下令每隔2年向北遣兵剿杀，谓之“减丁”；并极力挑动蒙古部落间战争，以分化、削弱其力量。就在这部族间复仇与掠夺战之腥风血雨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诞生于斡难河畔的跌里温盘陀山下，是年为1162年。

当成吉思汗出生时，其父乞颜部酋长也速该·把阿秃儿刚好俘获了一个名叫铁木真的塔塔儿部酋长归来，于是按蒙古人的命名习俗，将自己刚出生的儿子称作铁木真。铁木真9岁时，也速该在外出途中吃了塔塔儿部人下了毒的食物而死去，其部属也大多散去。铁木真弟兄数人由母亲带着，备尝艰辛，并常遭邻近部落的袭击，不止一次大难临头，却每每又奇迹般地渡过了难关。重重困境锻炼了铁木真的意志和性格，使其遇事机敏而慎重，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

当时，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分布着近一百个强弱大小不一，语言、宗教、文化水平也不完全相同的游牧部族。这些部族大都正处于自原始氏族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贫富分化，以部落内最“富豪”者为酋长，称为“那颜”。那颜的财富多寡，往往以其拥有的牛羊与奴隶之数来定，故为了掠夺更多的人畜，部落间经常发生激烈的、无休止的战争。随着社会急剧动荡，原先的氏族关系趋于瓦解，低贱的奴隶或属民得以脱离原先的主人，投靠新的贵族势力。这些奴隶或部民如取得主人的信任，往往成为主人的伴当，称“那可儿”。那可儿在为主人效力和建立战功后可掌握一定权力，甚至可以转化为新的那颜。为此，“有胆量、有气力、刚勇能射”的铁木真周围，就聚集了许多低贱的蒙古部众，一些有名望的部落贵族也向铁木真结盟，以便在流血盈河的部落混战中占据优势。铁木真的力量由此逐渐壮大。

12世纪末，塔塔儿部逐渐强大，不断侵扰金国边地，金军多次大举征讨。1196年，双方于斡里扎河畔大战。铁木真为报父仇，协助金军杀死塔塔儿部落长蔑古真。金朝由此加赐铁木真“札兀

惕忽里”(乱军统领)的名号。金朝重创塔塔儿部后,又先后派遣大军降服蒙古广吉剌、合底斤、山只昆诸部,使这些“桀骜不驯”的部落力量大为削弱。但金朝国力已开始式微,无力继续控制辽阔的蒙古草原,而将北疆壕障大大内移。这无异于为铁木真扫清了障碍,间接地帮助他完成了统一蒙古之大业。

铁木真接受金朝封号后,如北方其他部落一样,在向金朝朝贡的同时,也借助金朝所赐封号之影响,扩大自己的势力。在统一蒙古各部的战争中,“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铁木真充分展示了其杰出的政治军事才干,造就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将帅,组建了一支军纪严明、无坚不摧、十分强大且又嗜杀,并以杀戮为荣耀的铁军。至1206年初,忽必烈“七载之中成大业”,先后消灭了最为强大的塔塔儿部、克烈部、乃蛮部等部族,完成了蒙古族的统一大业,建立了大蒙古国,被尊为成吉思汗。大蒙古国的建立,昭示着蒙古族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

成吉思汗建国后,为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便于四出征战的同时,着手构建国家制度以替代原先的氏族制度:打破草原旧氏族的习惯法,制定成文法;任命义弟失吉忽秃忽为“吉儿·札鲁花赤”,即大断事官,掌管民户的分配与司法之权,为最高行政官,相当于汉族官制的宰相;并根据草原游牧部族的特点,打乱旧的氏族组织,组建千户制度,将部落酋长的指挥权与军队将领的任免权集中于大汗一人之手,从而保障了军队的统一指挥与战斗素质。

成吉思汗将分布于大漠南北的大小部落按“千户”形式编组成九十五个千户,全部牧民都按十进制编组,每十户设一十户长,每百户设一百户长,每千户设一千户长。成吉思汗又以自己家族为“黄金家族”,统率全蒙古百姓;并按分配家产的体例,成吉思汗分封给自己亲属与开国功臣以世袭领地,受封者有给大汗服兵役的义务,同时世袭占有自己的领地及其属民,并可再加分配给自己的亲族,由下至上如金字塔式,层层隶属。国家按千户征派赋役和

签调军队,凡十五岁至七十岁的男子都要服兵役,“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形成一种军政与社会经济活动合一的、按地区划分的新的国家组织,成为蒙古国统治体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在千户之上,成吉思汗又设置了左、中、右三个万户:任命心腹博尔术为右翼万户长,管辖直至按台山的西面地区;木华黎为左翼万户长,管辖直至哈刺温只都山(大兴安岭南)的东面地区;纳牙阿为中军万户长,管辖著名的亲卫军“怯薛”等。与千户长不同,万户长只是军事统帅。

怯薛是直属大汗的常备军队,成员选自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及白身人(自由民)之子,称“怯薛歹”,共一万人,分四班,称之为“四怯薛”,由成吉思汗的四大功臣(称“四杰”)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为怯薛长,统领怯薛歹分番宿卫。怯薛的纪律严格,职责重大,但地位甚高,享有特权。成吉思汗规定:“我的护卫地位高于在外的千户长之上,在外的千户长和我的护卫相互斗殴,罪罚千户长。”怯薛是大蒙古国军事力量的核心,是成吉思汗最为得力可靠的精锐之师。

至此,成吉思汗开始着手南侵金朝的准备。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中原农业文明的产物如丝织品、谷物等,向来是北方游牧民族所十分需要的。游牧民族的这一需求,有时通过和平贸易获得解决,有时却需通过武力掠夺得以满足。《多桑蒙古史》载成吉思汗曾对其部将宣称:“人生最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为此,蒙古人早就对金朝统治下富庶的中原地区虎视眈眈,但因金朝国力强大,刚统一蒙古高原的成吉思汗自思难以抗衡,不敢轻举妄动。当时蒙古的南方除由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外,还有一个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与金成犄角之势,并称臣于金。西夏位于今甘肃、宁夏和陕西北部地区,地处连接中原与西域、大漠南北与中原

的交通要道上,“丝绸之路”以及从辽河流域沿阴山、经居延海抵达天山南北的“居延路”也“往来必由夏界”。蒙古若能控制西夏,即可东攻燕云(今河北、山西北部地区),南下中原,西击西域。因此,成吉思汗以其一贯战法,首先进攻实力较弱的西夏,以为其全面进攻金朝扫除障碍。

早在1205年成吉思汗灭克烈部时,蒙军就曾为追击逃入西夏的克烈部长王罕之子亦剌哈桑昆而攻入西夏境内,大掠一番后北撤。1207年秋,成吉思汗以西夏不肯纳贡称臣为借口,再次侵入西夏,攻下兀剌海城,因西夏军顽强抵抗,不敢深入而退兵。1209年,蒙军第三次来攻,西夏太子承祜统帅五万西夏军迎击,不料一战而溃,副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被俘,不屈被杀。七月,蒙古进攻战略要冲克夷门。西夏嵬名令公领兵五万人,挫败蒙军,相持了两个月之久。九月,蒙古军设伏诱敌,战败西夏军,俘获嵬名令公,进围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西夏襄宗向金朝求援,金大臣建议:“西夏如亡,蒙古必定攻我。不如与夏人首尾夹攻,可进取、可退守。”不料金卫绍王却幸灾乐祸道:“敌人相攻,是我国之福”,拒不出兵。西夏对此大为不满,保持了八十多年的金、夏联盟关系开始破裂。当时连日暴雨,河水猛涨,蒙古军筑堤引河水攻城,城中居民淹死无数,城防将破,夏襄宗只得遣人求和,答应献公主给成吉思汗,并每年向蒙古进贡大量牛羊钱物。十二月,围城外堤决口,蒙古军营反而被淹,只得撤去围营,同意夏人乞和,放回嵬名令公之后退兵北归。

成吉思汗的三次征夏,大大削弱了西夏国力,并加深了金、夏间矛盾,有利于蒙古的各个击破。此时,金朝政局也开始动荡不已,于是成吉思汗在基本消除西顾之忧后,即转移兵锋,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侵金战争。

1208年(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十一月,金章宗病死,其叔